湧幢小品

涌幢小品目錄卷之八

湧幢小品卷之八

湖上朱國禎輯

召問命官

國初四明人王桓與二儒者同赴召見　太祖于便殿　上問二儒者在家何業一對曰臣業農　上曰卿業農亦知禾麥之節有不同乎對曰知之禾三節而麥四節是不同也　上曰禾麥類耳節之不同何也對曰禾播種於春至秋而穫凡歷三時故三節麥則歷四時始成故四節　上曰是能知

稼穡之艱難者郎擢某州知州其一儒對曰臣業醫　上曰卿爲醫醫亦知蜜有苦而膽有甜者乎對曰蜂釀黄連花則蜜苦猿猴食果多則膽甜　上曰是能格物者擢爲太醫院使次問及桓桓對曰臣所業訓蒙　上曰卿亦有好惡乎對曰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上曰是能明理者擢國子助教蓋自洪武十三年誅胡惟庸革丞相陞六部尚書正二品各司所事　上自御　奉天門選官其愼重如此

官數

洪武四年正月中書省上天下府州縣凡一千二百三十九官五千四百八十八員是年平蜀十四年後平雲南以漸增置內外官共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人京師一千四百十六人南京五百五十八在外二萬二千七百九人

設官

周官三百六十舉六官成數言也然一官之下如醫師中下士凡廿八人計天官正數項下凡大夫

上中下士共二百九十二人而府史奄女史御史不與焉地官吏煩是周家王畿千里之地設官大小固已不下二千餘人而官官皆得自辟其途甚廣所以野無遺賢

漢設官七千五百餘唐一萬八千餘宋三萬四千餘 國初成化五年武職八萬餘文職如洪武之數此外又有中書帶俸譯字生通事樂舞生厨役勇士匠人寫字人不可勝紀

判府

祥符東封王欽若趙安仁並判兗州二公皆見任
執政也慶曆初西鄙用兵夏竦判永興陳執中范
雍知永興一州一判二守判者大臣押文書之虛
銜也陳執中乃實授范雍乃領使帶州者其實不
同

增設知縣

嘉靖倭患光祿卿章煥請每縣多設知縣幾員及
轉巡撫又請移襄陽分巡于樊城夫縣令詎可增
而樊城隔襄陽府僅一水地雖浩繁不過附襄之

聚落寧可以大吏處之故部覆設一通判要之通判亦贅員如杭州唐棲亦有此官何嘗見通判到衙門資彈壓耶

停廕

萬曆二十年主事龔錫爵爲其子方升補五代祖龔弘之廕張太岳票旨曰罷以後年遠親盡的皆不准補此公節制亦自可喜其後遠者定以五十年爲期

世廕不同

呂憲以蔭爲中書舍人中鄉試官至南太常卿陶魯以軍功至右布政世錦衣千戶黃綰以議禮至尚書雖以蔭起家要不可以常格論至孫許之蔭以錦衣官二品三品忠臣之後又當别論弇州公皆收入任子官位大于所由一則然則然矣不可不辨然至近日蔭錦衣階一品加至三孤往往有之孫許之後不足言矣

永樂而後用人雖漸重科目然以才學自致公卿者甚多任子如朱長史復之子濬官尚書儀侍郎

智之子銘尚書太子太保其餘有廕編修給事中御史者因其人品原不限以官令優者自府部五品陞遠方太守次乃得爲運同以瞿洞觀之賢遠在黃尚書之上止于運使加太僕少卿致仕此豈最初用人本旨耶

大選詩　許松皐集

每年雙月大選其月　上視朝吏部堂上官先於門下面奏請　旨選官　上是之承旨退待各衙門奏事畢同吏科都給事中候於御道上一拜三

叩頭謝　恩出赴東闕支待房光祿寺署官供酒
飯畢各官又赴午門外叩頭候於直房移時　上
覽本畢傳出印子本於左順門部官接出照本填
榜張掛於吏科之上西向除官看榜選事畢各官
出朝嘉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大選候　旨
之暇次第其事作詩十首以紀歲月云耳
面奏
天曹欽擬授官資九品分題列等差奏罷階前仍
候旨重瞻　龍表徽封詞

上門

峻登玉級而金臺 御旨親宣吏部來直到御前

方跪奏四承天語聽俞哉

說選

國家利器在人賢掄選從公本奉天 聖主面前

承詔令眞如造物舉生全

引官

雁行魚貫藹如林俱向 龍樓肅整襟贊罷叩頭

瞻日表人人無任感 恩心

賜酒飯

恩賜從天降玉音大官承　吉禮惟欽　御河南畔

開新宴瀼瀼恩波似水潑

叩謝

近午大官供饌畢風清日朗酒容溫整衣肅向天

門拜一食無忘　聖主恩

用印子

朱函象印出　宸居色色官銜紀奏書從此品階山

一定朝除應直是天除

上本
印罷奏書還捧上中官傳進九重宮重𨻶閲過
方傳出虞舜官人本至公
填榜
印子官銜即御書移時傳本付尚書大官捧下
方填榜歡動除官意氣舒
張榜
看榜除官數百人歡呼萬歲祝龍宸今朝幸免
遊行過祿厚才疎愧此身

選法

霍渭涯以兵部主事養病家居起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疏辭且言邇年流弊官翰林院者不遷外任官吏部者不改別曹陞京堂者必由吏部人輒以二官爲淸要以至翰林不畏　陛下而畏內閣中外臣工不畏　陛下而畏吏部百官以吏部以內閣爲腹心請自今翰林入閣必五品以上循至三品卽遷外省參政及各部侍郎凡六部尚書侍郎或留兼師傅等官改除參政布政翰林六品以

下俱調外任練達政體仍轉翰林六部郎中員外給事中御史俱補郡守僉事參議監司守令政績卓異即擢卿丞有文學者擢翰林而舉人歲貢亦得以擢翰林歷部院不宜以資格限　上趣韜速之任所奏內外官遷轉資格令廷臣集議以聞

吏部尚書廖紀等奏言韜以翰林吏部不遷外任臣以爲翰林設官之意本與常調不同在史局則國典攸存在經筵則君德所係或以備顧問或以代王言故　累朝優異之典視他官爲重所以崇

獎儒臣而責效亦自別也況九年考滿方陞二級
間遇編纂乃一轉官今欲與常調比而同之非
祖宗建制之初意矣其謂編修講讀六品以下俱調
外任練達政體然後遷轉翰林臣覲講讀諸臣俱
及第人員或考選庶吉士凡儲養數年方進斯秩
六品外任則如府通判州同知之屬二甲進士例
得爲主事知州翰苑儲材乃欲無罪而廢使居州
郡下僚反不得如常調是豈人情也哉吏部銓衡
之任亦非他曹可比官之賢否黜陟俱欲廉訪其

實故必公正而練達者方稱任使若資望既深量
處京職亦不爲過然亦間多外補豈謂官吏部者
不改別曹陞京堂者必由吏部耶若內閣之地尤
政本所關故近日所用皆　先朝輔導舊臣翰欲
以翰林入閣五品以上循至三品即遷外省叅政
及各部侍郎是豈　累朝優禮老臣隆重師保之
意也又謂六部尚書侍郎或置兼師傅等職是矣
又謂或改除叅政是爲有罪者言歟有功者言歟
臣所未知也葢　國初法制未定人材未出故

聖祖鼓舞作興使人樂于效用故不以常格拘之今
列聖相承因時損益隨材器使爲官擇人勸爲成規
至精大備信萬世所宜遵承如韜欲以　國初未
定之制爲法別議資格以爲定守則　太祖以後
宸謀睿算永可垂憲者其將若何願　陛下詳察
焉　上曰朕以人君深居宮禁不知外事必頼左
右大臣協力贊佐若爲大臣而不能實察民情何
益治道翰林官有才堪布政叅政及提學副使者
量加陞擢用正欲其實歷政事以資聞見以備他

日重用吏部及諸曹年深者亦宜察其才識內外兼用豈可循資輕授耶我太祖初年法制草創者固難比擬以後定制及列聖成憲不可不遵但用人圖治亦當因時制宜豈能一一拘定常格況予奪皆出朝廷自今內外官出入遷轉所司隨時斟酌以聞

尚書不輕授

馬文升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俸久之進左侍郎以散亦給事汪直陳鉞陷之謫戍

又數年起左副都晉右都爲兵部尚書葢尚書之不輕授如此

本兵

洪武中更本兵二十三人惟茹少保瑺九年嘉靖中更二十六人惟楊少保博十年自永樂迄正德一百二十年更四十四人方臨安鉉于少保謙白南宮圭馬鈞陽文升或七年十年十二年此外大抵再歲不一歲隆萬兩朝亦未有及七年者

大小九卿

六部不相統攝小九卿體殺各部而事與之關如
光祿則關禮部先年光祿卿崔志端陳俊南光祿
卿牛鳳以厨役事屢與禮部爭言本寺非禮部之
屬文移往來不應自大封還劄付下部詳議至參
奏受屈由此觀之要見小九卿如太僕則屬兵部
國子監鴻臚尚寶俱屬禮部京兆無所不屬矣近
年郭明龍爲南祭酒李九我爲南少宗伯署事郭
還其劄付俱用咨文二公同年而郭彊甚李不能
抗亦一變也余署南翰院院之體貌原與大九卿

並兼臺山署宗伯事移劄付譔　皇太孫賀表棐

以書先之謂舊規如此此亦懼余之抗也夫居官各

有體豈以此爭彊弱哉

九卿以大小分文移間宜有低昂且一切總于大

聽其提撥有事則知會可耳若謂之屬則與各司

官何異

南兵衆贊

南京兵部衆贊于成化二十三年班在吏部尚書

之上又多以南吏書轉衆贊高下名實皆不相應

此制之最舛者又南中守備叅贊下操勦操江衙

門伤坐故操江都御史每于次日閲操避之至萬

楓潭爲南御史上疏改正夫吏戸禮兵刑工自周

公來天造地設可容參差乎

攝篆

南中九卿篆大不攝小小亦如之李九我爲南少

宰偶缺大司成衆議歸李李固執不[illegible]

偶閲王褎箭公有和侍郎楊惟立攝祭酒二詩亦

少宰也又羅圭峯亦以南少宰再攝國學皆故事

特未之考耳近年南大僚缺以太僕卿攝戶部事

所屬講相見儀節不知作何狀王諱軾公安人官

太子太保惟立楊晉齋守隨也尾註云惟立雙生

子圭峯名玘南城人

南京科道不避部堂臺臣猶壓于堂官至科臣則

直與大九卿公會矣考之起于成化初年給事中

王讓讓上饒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南吏科給事中

屢有陳奏剛愎自用大臣中有少忤之者必摭摭

其過立見論列或受人囑而陰爲之報復朝廷以

言官優容之讓益肆每會議必與六卿並坐遇大臣于道不爲禮或兩人肩輿行讓必策馬從中左右顧而過之縉紳側目無敢與抗者三年考滿吏部侍郎章綸塡考有大體宜知之語讓又嘗劾祭酒劉俊俊不能平刺得讓爲出繼之子登科錄既書其所後父母爲父母又書其本生白氏爲生母而不及其父俊因揚言讓以母爲所後父之妾嘗具言于朝讓乃慚屈謝疾去官後數年復補考詧黜之霍渭涯在南與科道交章然不能盡攻也

總督總兵

文臣稱總督武臣稱總兵皆是虛銜總兵之名見于元末　國初因之中山王伐吳檄曰總兵官准中書省咨云云　至正統年始有定名曰總兵曰副總兵總督見于宣德中巡撫總督糧稅至麓川之役王靖遠用之軍務庚瑾繼之靖遠轉南兵部亦曰總督機務乙巳之變于少保以本兵稱總督未幾用之兩廣又用之兩廣湖貴用之兩廣川貴用之陝西用之宣大　世廟時又用之薊遼保定用

之浙直江福并用之漕河正德末年　武宗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於是改總督爲總制嘉靖三十年　世宗以制字非人臣得稱仍改總督胡梅林總督浙直江福是嘉靖三十八九年事而民間至今稱曰胡總制云張經至總南直隸浙江山東福建兩廣

文官至總督方稱軍門巡撫操江不與焉撫操經過所督地方要謁見至大門外下轎由中門入後堂相見軍門上坐撫操列坐其送迎軍門俱至大

門外看轎各總兵照撫操事例移文俱用印信呈文相見介冑行跪動臣亦由夯門庭叅其隆重如此然總兵行跪動臣庭叅亦太甚矣至近日操撫皆稱軍門御史捶叅將陵僭又將何極

兩廣總兵舊皆以勳臣克之嘉靖四十五年都給事中歐陽一敬　題請革去以流官都督代鎮最允爲例

韓襄毅公初至廣時三司官以地方殘破皆待罪行事故初見行跪禮後因之嘉靖壬子都御史遂

昌應櫝諭令改正

先朝巡撫不許攜家亦如巡按之制景泰初給事中李實等奏言鎮守巡撫等官動經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懸隔一切疾病婚嫁不能相通甚有無子可矜者乞勑各官攜妻子完住許之由是巡撫始得攜家

門旗

撫臺衙門前立竿以黃布帖軍門二大字久矣在外兵道亦用此例帖餙兵二字按臣從來無之一

日登慈感寺閣望見二大黄旗如撫臺坐處者而問之則鹽臣也因問上帖何等字僧曰貞肅不知起于何時懸此有何意趣假如坐八人轎撫臣以示威重猶可其他乘之豈不羞死

部屬凌壓

六部屬官禮部以清秩與吏部相近壓居戶部之前每每爭執可笑聞近日兵部亦壓戶部工部又欲壓刑部益可駭

官名

國朝官制稽古爲式惟大理左右寺丞爲堂官而左右寺正則屬官倉務稅庫皆稱大使而按察則稱副使府縣學掌印曰教授教諭而州曰學正

駙馬教習

凡駙馬教習宜德中有本家學錄正統中俱令赴國子監習禮讀書祭酒依學規教之成化中令駙馬二十五以下者送監讀書弘治中令習兵書嘉靖六年令吏部會同禮部查照勳戚事例于國子監博士助教等官或在部及附近教官內推一人

教習遂以禮部主事一員司其事

調吏部

由禮曹郎調吏部者前朝往往有之近時則陸太宰光祖王光祿守素及朱左通政敬循三人朱余所及見乃吾師閣學金庭太保之子魁梧有氣韻戊戌以儀制郎入會場填副榜副考若都給事中强之皆不從及太保在位君以本官入京至嘉禾病作亟抵家而卒未及中壽可惜太保因之驚悸又爲人言所困剛一年而沒此天人交窮之會要

之太保清約忠愼終始不渝逢時不辰未展所抱
天乎何尤

調官

嘉靖庚戌虜薄都城一時被掠州縣官悉調用有
昌平知州蒯禮者最賢嘗爲五河知縣凡十年清
節愛民方陞此官到未三月甚有守禦功亦被調
爲薊州知州此最無謂大虜尖入與民牧何與而
受罰乃爾惟壬午浙中兵變二司普代是時顧沖
庵養謙代爲杭嚴兵備大能鎮服其年秋聞余入

試方納卷一卒盜𡃤執而撻之狃故態不服有一長官親涖嚴喝乃默默受杖而去問之則顧公也大約人情聳動必起于微而賞罰操縱必謹于細達權變審時勢惟知者能之

藩臬久任

先朝二司官久任各自本司加陞如僉事則九年少亦六年徑陞副使副使陞按察使藩司亦然太守九年爲叅政又九年爲布政有副使李隆僅三年陞叅政見即報泣曰我何負于職而陞此官乎

遂致仕去正德間圖速化藩臬互相遷轉而
祖宗之法壞官亦漸輕矣葢三司體最重以兩衙門
出者必由大臣所薦即太守亦然今以外轉爲劣
葢由當事者輕其官懷有不肖心故人亦輕之也
世道一至于此可歎可歎

監司上坐

暦竹墟大山開府楚中孟公淮爲監司公設燕置
孟公上坐孟亦不讓

考選臺諫

祖宗舊制凡給事御史欽止于進士內年二十以上者選補弍徑入吏部弘治間始及中行評博正德始及推官知縣正德末年盡廢進士考選之例嘉靖初悉復舊制間嘗一行旋廢格以夏言疏再及進士王崇等十八人次年復停至　神宗初停評事不與其六館之停又嘉靖間事也

鹽運官

近日蘇州太守石崑玉以卓異陞運使時謂申王二相國惡其彊直故重此官因以與石實抑之也

後見章元禮通政問之則實出吏部本意題淮重其事權崇其體貌與巡鹽道相抗庶幾得清利源比石將至御史副使駁其移文遂棄官歸由此言之并 聖旨亦不作准矣何況其他然考之永樂平涼太守何士英亦以廉吏第一陞兩淮運使則前朝誠有故事而今不可行矣

唐宋之轉運使利權無所不握并兼刑名故聲勢甚重 國朝一一分析銀解藩司米歸漕儲而運使獨主鹽政其居官最著者無如耿清惠九疇楊

東里以首揆過維揚止餽雞一隻東里厚加接引薦之朝得陞侍郎當日京官外官相與如此即謂之三代以上氣象可也淸惠陞後鹽政頗弛乃命以侍郎再出整理後乃差都御史且分南北增為二又增為四中間惟鄢懋卿最為驕汰可恨龐惺菴欲振刷即便見阻至 穆廟初停遣顓任巡鹽御史與鹽法道而運使益輕吏部欲復舊制加優異是矣然不深惟極重之勢別有調劑而僅于體貌間爭上下其能有濟乎謂宜擇其優者加兼副

使者令鹽法道抗衡得同見撫按毋班于太守之列鹽法道缺即用填補以次推擇爲布政開府則官重人亦重庶幾其弊可革而所重在彼不在此卒亦無如之何也

獎縣佐

王陽明以禮幣獎典國主簿于旺又送官馬一匹帶鞍一副今有此否

經歷清廉

嘉靖十一年考天下清廉官以浙江都司經歷章

獻中爲第七獻中廣東欽州人歲貢倢陞判大理府

進階

進階只從本品此舊制也品中之階有二有三亦須以漸而進後乃渝品文臣自相爲重耳末流之弊遂不可返吾鄉有爲太守再進階而建坊于右曰二品坊左曰五馬第則失之遠矣子孫妄作祖宗亦何自知之

少僊

宋人稱縣尉爲少府甚無謂且少府自是漢官名不可移又稱曰少僊蓋因梅福嘗爲尉以僊去故以稱之然僊人爲官者甚衆假如稚川爲勾漏令則縣正官便可稱大仙矣等而上何官無僊余欲舉以稱南京司業甚佳葢南司業優游體尊無一事私署極水竹園亭之勝眞可當此名也或曰祭酒何如曰有印在手便不得稱僊矣又曰南翰林掌院亦有印而無一事體又尊獨不得稱僊耶對曰僊則僊矣食無果居無室行無徒此苦行道人

耳聞者皆失笑

坐部考察

朝覲舊有坐部之制今皆踵行然亦習套虛數耳嘉靖二十年給事中劉天直請于大興隆廢寺晝爲十五區區爲舍數楹以處各官目輪吏部主事一員稽出入夫省直入覲官約可二千員首領官如之從者十之不知一寺地幾何可以盡容否又其間有公會私會可盡稽查否如此條陳徒煩紙筆可笑也

朝覲自藩臬下至苑馬寺上林苑監各署及各處土官衙門官吏各一員名各賚須知文冊進京奏繳惟市舶提舉司例免

兩京恥府官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覲察嘉靖中治中龎嵩上疏請止之得旨著爲令龎字振卿南海人由鄉舉授官後官郡府有特祠云

廢舊規

考察時吏部一司屬往請大中丞行部行事此舊例也巳亥年次當主事某往吏白故某大怒駡曰

若豈請客者冢卿李對泉戴不得已以務屬往中丞謚一齋純知狀亦不得已來赴後遂爲例余謂舊規不可廢有如此司屬便當叅處身往迎中丞中丞非司屬至亦決不當赴雖細事豈可使屬官得遂彊梁之性

凡朝覲官遞降京官一班序立此天順中所定若祖制則布政原班于侍郎副都之上

驟黜

黃一道字唯夫嘉靖乙未進士典化府太守有善

政僅八閱月南拾遺去輿論憤憤不平曰唯夫黜縣也霍渭涯其同鄉人問閩布政使徐乾曰唯夫爲郡如何徐曰閩省第一守也問閩按察使屠僑亦曰唯夫者閩第一守也乃竟黜也先是林方齋文俊爲會試考官唯夫方齋取士也甚厚唯夫守輿化實方齋薦既而方齋族弟殺人坐罪死祈恩唯夫曰出人命之獄媚事舉主吾不能由是牾坐黜科道反其詞曰唯夫受林金巨千脫死囚獄然林獄實不脫或曰方齋不詆唯夫方齋族弟荷校

在獄祈脫死不得曰黃守復任吾數已乃以金行反間晰閩吏黠者辦事南都騰流言曰黃守贓黃守贓云且以林獄誣曰亦受林金云言官當考劾年例耳流言求官員短長得片語即忻忻動色曰是實跡是實跡告之條條亦忻忻曰得實跡得實跡遂戴劾牘人日科道交劾公也已不知猾胥翁張弄官喉舌

門戶

京官六年外官三年考察皆據在任事件實跡嚴

疏為准前朝太宰如鹽山三原題奏歷歷可據而
又禁私揭杜中傷不餘遺力以後節節申明務止
歲慎而人情滋僞百弊叢生猶日出於無心可以
理恕至張太岳用以逞忿辛巳一案諸名賢皆不
得免而先年高中玄借閏考黜科道數人不厭人
心便有昭雪有至尚書侍郎者此則閣臣權重罪
亦重而張爲甚當與奪情兩了中鼎甲同論乃近
年以門戶分別求之官評不可得則借鄉評處之
又不可得胡盧以莫須有三字處之夫皆好皆惡

原不足據布流言與有意搜求者尤不可據即確
確是實𨼆之矣不知是　祖宗舊制否若創爲新
法不知是公心否善善長惡惡短令不可望乃當
事者以善爲惡用于門外嫉之其長竟天以惡爲
善用于門內庇之其短無迹跑哮顛倒亙古所無
且所謂門戶者誰定是天門人門鬼門禽門也世
變至此可慨而又有未履任秉鐲者更可恠

兩左伯

葛端肅以秦左伯入覲有小吏註老疾當罷公爲

請問尚書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邊吏去省遠徙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註過在布政何可致小吏受枉尚書驚服曰誰能于吏部堂上自實過誤即此可謂賢能第一矣

巳未年閣左伯黃琮馬平人為一主簿力爭得免當事者甚不喜曰以二品太吏為一小官苦口此其人彼倆可知註謂黃有清操質實為人所稱命蹇不如葛公遠甚故不免耳

增年待劾

賈侯東鹿人爲山東副使年纔五十有六鬚鬢皤然不事淄飾淸戎御史惡其骯髒因考滿將劾之一日正色問曰賈憲副高壽幾何對曰犬馬之年八十有二矣御史默然旣退同僚問曰何故不以實對侯曰渠以我老將劾我虛認幾歲以成袖中彈文之美不亦可乎冢宰尹旻素知其賢得寢後官至工部尚書

自嚴知人

葉公天球發源人爲東昌太守善總條綱立圖甲

法准定䌛役尤篤意人材風俗䄵總漕御史總漕
入內臺風御史奏移登州喬白巖爲太宰知之日
東人咸宜業格不行

品服

唐制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
品青今皆以青而辨以補

武臣品級

太祖以武定天下故紀元洪武武官自勳臣外左右
都督正一品同知從一品都督僉事正二品即在

外指揮千百戸遞至從六品而止原無七八品惟土官有從七品亦不支俸益制之隆重如此今武臣體貌陵夷已極遂成偏重一日有事文臣不得復責倨以面孔向此曹可慮可慮

參遊佐擊

左右參將之名起于洪武二十年即左右副將軍也遊擊之名見于武則天以傳游藝爲之用以羅織者佐擊起嘉靖年間

龍虎將軍

于文定公筆塵謂虜求加封兵部擬柱國云云
上批加龍虎將軍謂此官中國所無而虜所甚羨考
之龍虎將軍乃武職二品加授之散官也

皇親封伯

國家于　皇太后　皇后之父兄或子姪皆封伯而
誥命則曰推誠宣力武臣夫親臣也而曰武名實
相違殊甚如張軏張輗以外戚兼軍功用之則可
餘則不可但當封伯而停其號並加保傅階級則
得其情矣

土司銜

凡土司官有武銜者宣慰使同知安撫司正長官副長官土千戸百戸之類是也有文銜者土府同知通判推官土州同土縣丞主簿巡檢之類是也長官司有屬宣慰司者有屬府州縣者有屬衛者武銜土官與屬宣慰長官專用目把漢把夷而夷者也文銜土官與屬府州長官事統于郡守州守縣令夷而漢者也屬衛長官與衛官世姻而勢難鈐制不夷不漢者也

衙門體統

衙門體統一失不可復振章元禮職符璽御史奉勑用寶章爭舊規班其上遂爲兩衙門所惡終擯之歸考之弘治十年南通政夏崇文被拾舊規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呈文通政徐說畏其彈劾不能執始有手本崇文繼之欲復舊于是南科譁然劾之北亦爲助終不能申也

會議

朝庭會議皆成故套先一日應該衙門于各該與

議官逓以手本晝知至期集于東闕該衙門印官首發一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語微言略爲畣問遂輸書題稿再揖而退既出　闕門尚不知今日所議爲何事或明知其事不言出門嘖嘖道其狀以告人者

隨朝米

大小官員俱有隨朝米十二石即于品俸內除去其翰林而上支白粲者每石值一兩四五錢猶白從優若各衙門止支糙米每石賤時不過五錢視

正俸支本色折八錢者又減于數之内矣

李臨川先生戊辰進士觀政禮部隨朝米一石白粲加三斗後癸酉先生官禮科給事中云米不及前五倍意者江陵剋削爲之今四衙門一體科道尤爲雄峻其復舊例不言可知若各衙門決不可復矣

選官圖

令之選官圖唐人謂之骰子選格房千里有序云安知數刻之樂不如數年之榮耶千里字鵠舉河

南人

換職

常袞為宰相劾侍郎崔祐甫貶河南少尹郭子儀以祐甫不宜貶德宗怒袞罔上即兩換職袞為少尹而祐甫平章事快哉快哉

謬姓

唐薛至遠知選事有王忠者被放吏謬書其姓為士欲擬訖增成之志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頭服罪

啟事

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此所謂山公啟事也想即今註考語之類當時州有大中正能上下人品目則不獨吏部爲然而其原又起于月旦評盍雌黃之口其來久矣唐虞時即曰知人官人至周尤詳巨源毎一官缺輒啟擬數人俟詔旨所向然後顯奏明明是覬望盍恬靜之人不樂居職又不欲拂人意也以此得久安其位而當日用人行政大約可見自後雜亂至有關于堂上大呼有鬼者歷唐及

宋與時高下　國初重會舉冢卿不得齒額鹽山
能舉其職而稍嫌于愎盧氏爲後進所詈三原最
佳困于内閣呂倪焉許極爲盛際依稀三代不可
復見矣

二大

天下無事所重只一大冢宰有事只一大司馬蓋
吏治常清兵何由動兵動矣吏治尤爲吃緊提衡
者元輔振聲者臺長竊謂吏如溫劑養脾胃者兵
如京劑疏腸胃者人身以脾胃爲主吏不可一日

不清兵乃不得已而用之　國朝兼長者前惟馬
鈞陽後惟楊蒲州今則李長垣李若作冢学必有
可觀惜乎其不待也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九

虎枕不殺　巨賈居間

佐軍輿　不喜神帷　二則

豕首

湧幢小品卷之九

湖上朱國禎著

使相

宰相領使最多者唐楊國忠領四十餘使元燕帖木兒領五十餘使又元人曰我官銜半板寫不盡其濫如此　國朝已革此弊文臣最貴最多者曰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知經筵制誥實錄總裁事然經筵以下非官銜而前十六字并勳階皆在其中武

臣除受封與命將不同而勳階亦如之乃官至尚書矣并以前歷官悉載之三品四品以下皆然最煩冗可厭且如一度吉士耳未受館職者即甚貴亦必列之豈以翰林爲重需一字亦光榮也耶

唐宰相

唐之宰相最重世系裴氏崔氏張氏最著裴氏五房宰相十七人崔氏十房十七人張氏十七人韋氏九房十四人劉氏七房十二人蕭氏二房十人竇氏二房六人楊氏杜氏皆十一人王氏三房十

三人鄭氏二房九人魏氏六人盧氏八人高氏韓氏趙氏郭氏各四人陸氏六人武氏蘇氏五人其三人而下者不與焉

李氏最繁隴西四房宰相十一人趙郡六房十七人唐高祖系出興聖皇帝暠暠子歆歆子重耳凡四傳爲高祖昞世祖虎以至高祖三十七房宰相十一人　此外有柳城二李氏一契丹會長徙京兆萬年一本奚族　高麗李氏　雞田李氏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　代北李氏沙陀部落皆賜姓

范陽李氏自云常山愍王之後三公七人三師二人

李贊皇貶崖州卒雖得歸葬而子孫遂有留其地者至今蕃衍蠻人極知敬重不敢講鈞禮氏李者至多北陷于虜南没蠻中而皆雄盛此他姓所無者

鄭綮有歇後之稱蓋自度力不任宰相也然初爲廬州刺史移檄黄巢無犯州境巢笑爲歛兵去羸錢十萬緡藏州庫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

行客擅淮南都送還綮由此觀之綮之才必有大過人者因末季托詼諧自晦又知時不可爲宣麻後亟引疾耳士孫偓字龍光唐末宰相性通簡嘗曰士有行必不以巳長形彼短巳清彰彼濁同時朱朴有經濟才亦入相惜末造與韓偓皆不盡用可惜

眞宗問相

王旦疾甚眞宗問可爲相者獨薦寇準得之矣又問張詠不應似不可解看來張之才略畢竟在寇

之上乃其剛則相似非真宗不能容也

内閣

洪武十三年革丞相學士及大學士等官皆儒臣備顧問者至永樂始有入閣之名三楊歷年既久名位益崇然止稱曰閣臣曰閣老不敢著輔相字面　世宗御筆有元輔之稱後遂因之亦有稱相者若閣中規制至景泰中陳方洲始備并奏定常朝與錦衣衛官對立經筵立尚書都御史之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文敏子弟

文敏年十七染疫巳棘醫者皆謝去父母具棺服待之夜半索水飲遂甦永樂十九年仲弟義仲子讓來省與嘉興通判陳原祐同舟行次山東天暑舟狹適同鄉翁艮與以黔陽縣丞考滿入京舟稍寬邀與共載是夜盜殺原祐盡掠舟中財物義與讓獨得免人咸謂公厚德所致夫公之福德不必言然當時閣臣子弟至附舟潛行通判舟狹縣丞舟雖大亦得幾何蓋國初規制如此卽大臣不敢

過分何況子弟余入京見閹臣子弟駕驛舟極宏麗氣勢烜爀所司趨奉不暇鄉里親戚皆緣爲市其風大約起于嚴氏父子後遂不能禁且尤而效之也

焦巖終始

王怙雲中丞集有祀焦少師鄉賢文焦泌陽人劉六入泌陽焦遁去跪其衣冠斬之曰吾爲百姓洩此憤過鈞州以馬少師家在城去之二人之賢不肖草賊尚自分明焦之入祀必居鄉果有善狀人

不能忘耳分宜之惡譚者以爲古今罕儷乃江右人尚有餘思袁人尤甚余過袁問而親得之可見輿論鄉評亦自有不同處二公不作少師共令終何疑

分宜大宗伯以前極有聲不但詩文之佳其品格亦自錚錚鈐山隱居九年誰人做得南大司成分饌士子至今稱之

分宜讀書鈐山之下凡九年遂以名堂堂與學宮相隣面山歷歷秀而且整王文恪公作銘有作求

惟德世恭以昌之句遂以名其子字德求此佳銘也不善用以亾

分宜之高祖號本菴中永樂辛卯舉人官四川右布政卒官吾鄉顧箬溪尚書撫滇中嚴之同年也得小錄以寄嚴嚴寶藏之後嚴敗其冊復流入于顧顧不省落埃中余偶過其家得見惜非好古董也

夏貴溪

貴溪爲都給事上言言官之選當取其風裁不當

取其德量當取取其慰直不當取其流通當取其珪璋廊廟之度不當取其簿書米鹽之能斯言可喜而就中探討却自有說含德量而取風裁則猖狂者得以自售有風裁而無德量則馳驟者終于泛駕且廊廟珪璋其德量何如自相矛盾全然不覺其趂筆之過耶

貴溪爲禮部尚書於嘉靖十五年十月奏臣自十二年以太子太保給授誥命又歷少保少傅并太子太傅太子太師四階乞賜三代誥命又據封妻

事例凡繼室只許一人臣爲給事中時繼室徐氏封孺人無何夭歿又娶蘇氏今已二十年未沾封典毎與 兩宮慶賀中宮親蠶諸大禮皆不得與其于臣妾之分亦有未得盡者惟 上幸許

上以其久司邦禮多效勞績允之可見蘇本是妾變而立爲繼室當時驕横衆無敢駁禮臣舞禮其不克終宜矣蘇廣陵人其父曰綱少女適賈石塘銑與賈溪爲聯衿綱出入兩家傳石塘復套之說夏大喜主其策綱益自負與巡倉御史艾朴遁賄作

好爲衆所嫉分宜巳一一剌其陰事伏毒深夏不

悟𡚁度河套指日可復得意甚作漁家傲一闋適

黄泰泉至擬須示之索和黄有千金不買陳平計

之句盖諷之也夏大詬罵嗾言者逐之去去三日

而禍作蘇家女能誤貴人豈非所謂禍水曾立功

爲封侯地自無怪乃少師驕生媚媚生駭入人羅

網中不謂之自取不可也

壬寅丁未丙寅壬辰此桂州八字也江西星士王

玉章于少年時預批命書云如今還是一書生位

至三公決不輕莫道老來無好處君王還賜一車
斤
貴溪死時監刑者主事俞乾驚而仆地移時乃甦
具疏乞歸衆憐其貧贐之不受同寮以詩送云直
道難容惟有去孤忠自許欲無生抵家五月卒俞
平湖人嘉靖甲辰進士
相傳貴溪臨刑　世宗在禁中數起看三台星皆
燦燦無他異遂下硃筆傳　旨行刑擁衾而臥
旨方出陰雲四合大雨如注西市水至三尺云京師

人爲之語曰可憐夏桂州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頭既死嚴氏日盛京師人又爲之語曰可笑嚴介溪金銀如山積刀鋸信手施嘗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横行得幾時

貴溪方爲諸生時敎諭陳鏊奇而厚遇焉貴溪縣

貴鏊之子子文登進士令麻城升戸部主事知長沙府湖廣副使貴溪招之許以美官固辭避曰先

博士遺命也陳閩縣人

郎官不屈

方獻夫爲南刑部主事與同舍郎劉憲相善方以議禮驟貴憲尚爲郎蓋居憂請告積十四年矣猶以原官補秩方佐吏部一揖而退方銜之移檄嚴稽違待報逾年蓋阻之也憲終不爲屈後官光祿寺丞卒方之忮乃爾固議禮諸臣本色無足怪也憲閩之長樂人字有度

大臣開邊

大臣富貴已極又自恃得君志意盈滿必欲立蓋世功名自周如王安石之于西北蔡京燕雲韓侂

背中原　國朝則夏文愍西虜張文忠三衛事有
舉有不舉皆徒費心思不獨無功或至害民殺身
而大者遂亾其國故楊文貞等寢安南之議眞名
臣也

華亭歸田

徐華亭在事既久家產又多子弟奴僕難道無得
罪上官鄉里處又與高中玄隙未歸田之後蔡春
臺備兵蘇松性素彊直一番擾攘自然不免其歸
過于高于蔡又或歸之海忠介考海撫吳日月徐

事已漸解矣皆揣摩之談不足信也
相傳蔡眷臺守蘇時徐公子有所請不聽亦不加
禮又因他事杖其家人蔡以職事走松江謁兵道
還徐合男婦數百人皆倮形逐其舟大駡蔡只得
隱忍去果有此則蔡轉臬司而治徐非過卽謂之
愛徐可也
華亭受謗無所不至近日有定論矣而屠長卿深
詆之謂奸過曹操其言曰贓盜大利受奸雄名徐
盜大利受賢相名復借汪伯玉拍手稱快爲助其

然豈其然乎長卿所坐華亭者謂徐燕監司必毀
先帝賜金銀器治具而又故令之知以示貧者夫徐
之富豈可瞞過相公雖騃必不至此人亦何肯信
此眞兒童說話又謂客至延入臥內蕭然若僧廬
或者其生平素尚如此此決非矯亦決矯不得以此
二端實其大奸人之不恕如此

閣臣相搆

王大臣一事高中玄謂張太岳欲借此陷害滅族
太岳又自鳴其救解之功看來張欲殺高甚的張

不如是之癡或中有小人窺而欲做則不可知一日馮保之意庶幾得之大臣名原章龍

沈蛟門惱郭明龍不必言矣難道便要殺他妖書事發沈在閣中聞有中書茅姓者進言云外邊謂是郭侍郎沈嘿不應遂傳出亂做郭幾不免此案遂爲毒藥當中書言時沈宜厲聲力折只因心中惱他置若罔聞推其微意謂便做也得遂揣摩迎合甚至逮及歸德諸名士豈嘿之一字眞是相體流禍無窮千古炯戒

妖書發四明在閣中太息謂妖人作此事必遂於外須行文各府各省嚴拿此湯語也歸德信爲實然彊爭謂一行文必有報怨株連種種大弊天下必亂亂則誰任其咎四明故不聽作愁苦分憂狀歸德力爭不置小内使絡繹報入　禁中　聖上聞之謂四明愛我愈惱歸德歸德亦終不悟後對余道之娓娓余直視胡盧而已沈用心如此亦大巧然歸德亦十分老實不能悉此情狀可以羣韓范富歐不可御呂夷簡者

中玄定論

高中玄麤直無修飾王思質總督其辛丑同年也王失事被逮弇州兄弟往叩高自知無可用力且侍裕邸人皆以長史目之又與嚴氏父子無交而思質貴盛時相待甚薄比及有事意下殊少繾綣弇州固已啣之矣比鼎革上疏求申雪高在閣中異議力持其武不下弇州怨甚徐文貞因收之為功故首輔傳極口詆毀要之高自有佳處不可及此書非實錄也

張太嶽

江陵爲童子顧東橋爲楚撫奬拔甚等解帶以贈且曰此帶見志君所服不止此也仍出其少子峻爲托東橋爲司空歿江陵當國峻來見念舊恩欲以當得廕子移之謀於太宰楊虞坡楊曰東橋有顯陵功當錄乃廕一國子生其二兒之子爭於南臺江陵移書南中丞趙麟陽錦曰此乃翁見托之言僕知巳之報遂以與峻誰得而爭夫知巳之報移廕可也　顯陵之功東橋本有自當長孫承之乃

以與峻而又禁之爭狥私情而忘天倫大義國家大典桀驁如此麟陽旣不敢執正而當日禮官與臺諫亦不敢爭可笑也

江陵歸葬所司承奉太過不必言矣旣殁楊御史追劾有曰五步一井以淸行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竈那得有許多井許多竈可笑又山陰朱相國善人也有嫉者劾以十二罪翻來覆去百般摹擬悉入鬼魅變幻中讀其疏其人之人品心術了了所謂自供托出面目也

人言太岳奪情恨廷臣攻之每駡羅倫小子余初以爲疑太岳天分儘高何放肆便至于此近見一新進駡前輩呼名指斥甚曰小畜生小奴才乃知人志意既滿又有憤激不自尤而尤人決裂安所底止

江陵談武弁有曰夫夫也解爲三獸不解讀書服軍裔則虎而翼齎當路則狐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耳金版六弢是其本業率不能句況于屈首受書而練于當世之務乎余謂此三者當文武

共之而文臣尤甚武弁流而爲三者皆文臣先之
貽之也

江陵奪情辭俸光祿寺每日送酒飯一桌各衙門
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葉三十斤鹽二百
斤黃白蠟燭一百枝柴三十扛炭三十包其餘横
賜不可勝紀

神廟剛値大婚江陵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紛紛惹出
許多事來這封君死得不轃巧自古好事都難成
就亦日月盈昃必然之勢也

奪情是萬曆五年丁丑七月間事十月朔彗星見長竟天大內火十八日編修吳中行疏上十九日檢討趙用賢疏上二十日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江陵大怒時大宗伯馬公自強曲為解江陵跪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王學士錫爵徑造喪次爲之求解江陵曰 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即 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你殺我你殺我學士大驚趨出二十一日乙卯受杖即日

驅出國門同官不敢候視許文穆公方以庶子充日講鐫玉杯一曰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黙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杖畢加鐐鎖且禁獄遲三日始食解發戍吏辛楚云方杖時鄒南皐元標觀政刑部憤甚上疏中貴人持之詒曰我是告假本又危激厚貽之乃得入廿三日丁巳杖百謫戍貴州都勻衛時申文定已為掌詹侍郎調護甚

至鄒感之文定救鄒爲立傳而羅給事大紘故論文定奪職與鄒同鄉相厚年又長聞之大怒幾欲毀揭爲停其傳不行乃止夫人各有主意各有交情那得以我律人以此律彼近日正坐此弊所以增是非分門戶人之生也直謂各自樹立使萬物皆遂其性耳一切畦町必削去之乃稱君子乃成世界

訓士

許文穆公典已丑試余得登榻約日聚射所戒厲

之旣至拜謁余切欲親承其敎從諸魁元後挨近前列傾聽文移大言日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即如我轎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爲好門生不從者友是我客切體訪定人品高下聞者謂平平無奇由今思之即是宋舉主問生事之說生事足則取與明進退輕賞賜節則一切飲食衣服皆可類推文移獨挈出侯人領悟當是時余等安然不聞有座主一役一錢之費其慮長其愛切不下帶而道存矣

被謗得白

余初歸太倉相公省母給假歸入謗言余再候不交片語一茶即別復有後言謂余豪富田連阡畝居第干雲者余心知來歷然無以自明同鎮蓮渠伯先生座主也宗伯殤先生來弔余迎之先生率其子紱山肩輿來訪所見破瓦舊椽愕然曰還有廳事否余曰有之敢不延坐止後有書舍三間耳先生厲聲曰此件挪箇不有徐顧紱山曰翰林先生庭戶不剪嘖嘖久之起去野次復艤舟召田父

問狀田父指余舍對如余言且曰兄弟三人共之
意遂大解余復登舟送別先生執手再四曰人言
豈足信余曰先生何出此言復厲聲曰我眼是肥
皁核去去不必言以後過先生必留飯淡譚越十
餘年復問家計若何對曰如初無才故至此先生
大笑曰辦此何必大才這段意思銜感如何能忘
今老矣益覺戀戀
先生與吳縣相公同年同大魁同大拜吳縣逍遥
先生愁苦一友問異處安在余曰不見羅漢坐中

有坦腹哆口者有攢眉淚欲墮者各有相法各有
稟受各有趨向不得論異同也

先生自謂文行冠絕今古丙戌取士幷會錄稍破
常格皆歸德爲大宗伯須言壞文體自此始大倉
怒甚然會錄果不甚佳𢐀𢐀大雅者殊少而太倉
之文行又不可以此貶價也

是時議從祀諸臣有大瑠廣東人主白沙先生閣
中因益以王文成薛文清兩先生歸德謂王先生
誠當從祀事發內瑠固不肯覆卒取　中旨行與

閣中遂如水火矣

三王並封之議原某少宰進于太倉者太倉稱善一時大閧而止太倉身被攻擊絕口不言其故得大臣體謂少宰非有心作弄吾不信也其舊隙且勿論賞欲擠代之耳

閣銜

國朝閣臣大約初入爲東閣進文淵又進武英以及謹身今爲建極華蓋今爲中極惟文華則二伯餘年來在永樂間權謹以孝行舉拜文華殿大學士至萬曆

三十五年加山陰朱文懿公賡亦一奇也又殿閣遞進不相兼而高文懿穀以謹身兼東閣王毅愍文兼謹身東閣又一奇也

朱文懿公奏疏云見壟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齎捧官來即說礦稅各處書來未開緘而知其說礦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如何搪塞抵對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譏 皇上于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書揭不可無答語時時戶外羅無對業之冤家日

日銜前列不欠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誶語橫加云
云近日輔相眞是苦海
　　親戚門生免受牽累
閣臣當國勿論賢不肖歸時必牽累同鄉親友若
門生輩華亭以癸未及第又十九年而陞平泉先
生會元入館凡二十七年　穆廟登極華亭當國
已餘十年矣先生僅以太常卿掌國子祭酒事蓋
家居常十之九又爲南司業恬退如此其又誰得
牽累哉此後則鄧定宇之於江陵近日顧鄰初之

於四明皆門生卓然免於風塵擬議之外陸辛丑

鄧辛未顧戊戌並以會元居之更奇

閣臣勳臣

萬曆中葉文淵閣失印復鑄而閣權始日輕南中

魏公賜第燬而復造失　太祖御筆甚多而勳戚

日就窘迫至有投河死者兩事關係獨在閣臣勳

臣已乎

世將

世言爲將三世必凶乃薛仁貴旣以壽考終子訥

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卒年七十二諡曰昭定弟楚
玉爲范陽節度使楚玉子嵩爲相衞洺邢節度使
檢校尚書右僕射平陽郡王卒贈太保嵩弟蕚爲
留後被逐奔洺州入朝見原嵩子平河中節度使
檢校司徒韓國公卒年八十贈太傅子從左領軍
衞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凡五世無凶者

鄂蘄學道

尉遲鄂公韓蘄王不但忠勇兼有謀略晩年俱謝
客學道保其身名韓復能作小詞自號淸涼居士

此其人似皆得道而去真西遊記所謂戰鬭佛也

韓都督應變

都督韓公觀提督兩廣初入境生員來迎觀素不識生員見其巾衫異常縛斬之左右曰此生員也觀不聽曰生員亦賊耳　朝廷聞之喜曰韓觀善應變使其開生員而止則軍令出而不行矣豈不損威韓殺人甚多御史欲劾之一日觀召御史飲以人皮爲坐褥耳目口鼻顯然髮散垂褥首披椅後殺上設一人首觀以筯取二目食之曰他禽獸

日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觀前席坐每拏人至命斬之不回首視已而血流滿庭觀曰此輩與禽獸不異斬之如殺虎豹耳御史戰慄失措曰公神人也竟不能劾

武而能文

岳蒙泉謫并州郭定襄以詩送之吳匏菴置之集古錄中定襄武而能文又敬重正人君子宜其顯名爲勳臣之冠也

秋崖文武

朱秋厓中丞統吳人少負文名兼長謀畧勘定綿戎甚著聲績會海上告警視師浙閩性嚴鷙鄞令徐易永豐人號豐溪論事不相中命卒捽庭下加訴辱徐舒然不少動徐曰叨公怒旣定可使下吏有言乎因歷引辨如是如是朱無以難後中丞被抑死徐曰其才兼文武且直前忠敢世鮮比也徐後爲刑科給事中

秋厓之父昻號圭庵爲景寧教諭先娶馬氏生子衣冠綴後娶施氏生統衣不孝與外家猾吏鈕讓

合計以蠻陷人命事圭庵本懦儒大懼逃去縣收庵及兟置於獄兟纔生數日剪取絮裹之衣又百計絕其食且中毒幾斃凡五月賴同鄉陳憲副冷庵訓戒不孝子力言于史太守白狀母子俱出獄圭庵亦就理得釋後衣冠鈕讓俱取絕綴以從父獨存兟淸彊爲名臣冷庵守粹之羅一峯有冷庵記

俟命辭　秋厓聽濤作

萬劫孳亮獨立孤蹤八疏筭功十疏廷忠一官早

觧一命莫容浙閩之機械則巧　胥肝之緩急誰
肅蕃以海為利之家布列顯要故以是為非之口
充塞鴻蒙披腹經年正懼多譏之險乞骸請老敢
干不韙之公日月在天雲霾在地、便宜敕旨遂
成文具旗牌軍令遂成兒戲世𢇁誰開黨同伐異
知責人以常法不念呼吸之兵機知論事以常情
不念順逆之名義知一時賊命之當惜不念累年
赤子之倒懸知一時威柄之當收不念累年冠屨
之倒置知坐計以旬月不念先奏福寧得報云云

相去漳州千里知蓬制以文墨不念先奏先人奪人云云實爲　天闕萬里變虞倉卒詎非督陣之時事繫機宜未奉　班師之旨九十六執訊之醜若云可矜若云可疑數百千航海之家何據而作何據而止茲幸指揮麾定大開報復之門何使反側四起必樹激變之幟報復尚爾公行激變因當文致不然開府職掌叅劾何姦宄悉見彌縫極口條陳利害何上下曲爲壅蔽屠府朝貢夷國詎非叛臣謀殺寧波巡撫諉非怙勢鄭世威未奉復職

之　旨布置陞遷張德崇顯犯通賊之私顧指營
衛惟功惟忠爲仇爲厲作福作威詭大詭細且內
外錄囚應死尚多摭拾之詞今薦紳爲賊前驅詭
無迎合之弊會議如此支吾主者得無牽制盡删
原奏之要全爲佑賊之計既非賊曷慮不靖既行
勘曷煩告示既慮變曷不體念當事之人既佑賊
曷不早寢開府之議軍門未撤占風之月無波勘
使未來僞府之船已熾開刀至於開胸豈法所許
殺人至於殺官何詞可諉將官人之命輕於叛賊

柳 天子之法輕於勢利前此二年臣奏 九重
詔曰不死盜賊之手必死筆舌之鋒斯言既驗倖
命爲恭亂曰糾邪定亂不負 天子功成身退不
負君子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
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惟成吾是

梅林手疏

胡梅林爲總督先後上疏皆手書如一後被劾爲
上所憐蓋不獨有禦倭之功其一段敬謹之心亦自難
及孰謂公僅麤豪人物哉凡古人上疏必手書宋

時猶然想至胡少元始停耳

梅林被逮歿歙太守何東序窺時局欲羅織沒其家發兵圍守嘉禾郁陽川蘭爲績溪令知胡公家貧且捍海功不可泯力覆護之願上印綬去乃得免

田水月

徐文長渭自稱曰田田水月客胡總督野服具賓主禮非時出入一日飲酒樓有數健卒飲其下不肯留錢徐密以數行馳胡公公立命縛至斬之三軍

殷係

四少保

梅林被逮自謂宋以來少保嘗阨者三人一岳武穆一于忠肅一自謂也然胡雖有勞要非二公匹而汪南明以戚南塘四之戚本良將以江陵波及自薊門謫廣西不貶爵與胡之被逮者又異耶可並舉

伯玉志戚將軍言其以燕志托郭山人身後郭私其千金去志竟不成孜之郭山人名造卿號建初

福清人交諸名公徐天目顧冲吾葉龍潭皆重之
最後葉少師臺山爲之傳則其人品可知且燕史
薊略皆有成書何汪之不倫乃爾豈故有怨遂曲
筆耶
戚將軍鎮薊所駐三屯署庫隘稍拓之并及文武
廟梵宮道觀南山有碧霞景忠諸壇望之縹緲若
在雲端有香錢簿取佐軍費公不入一錢皆以餙
材具有東湖因潦爲險導以資灌溉護以柳堤有
魚蝦菱芡之利荷亭采鷁可供遊賞息者輩語上

日費西湖章下撫按會勘上言消所征將士不告勞爲太平雅觀卽貢夷亦徘徊嘖嘖可以示遠事乃得釋嗟乎爲大帥修邊成功暇逸不得動一木一土至形論列亦大苛矣戚未幾亦調廣西坐黨張江陵無有錄其功者没凡二十餘年至乙卯乃得膺恤典天啓元年遼事大敗葉少師題請賜謚以勵邊將得謚

名將必好文名臣必備武好文故有所附麗而益彰備武故有所揮霍而益遠名臣不必言矣名將

則近時戚將軍得交汪南明王元美弟兄沈紫江希儀交唐荆川故其戰功始著若周尚文劉顯父子人能言之罕能舉之嘗欲爲之查補未能而劉顯喜文事余與其少子國梓會于招寶山語及戚大不滿謂多假手未知其果否也

陳同甫談兵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俠之氣未除也一日陳同甫來訪及門將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適倚樓見

之大驚異即遣人詢訪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十數年幼安帥淮同甫尚落落貧甚乃訪幼安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併北者如此北可以併南者如此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齋中同甫夜思幼安沈重寡言因酒誤發若醒而悟必殺我滅口遂中夜盜其駿馬而逃幼安大驚後同甫致書徵露其意爲假十萬緡以濟乏幼安如數與之後同甫上書孝宗

謂錢塘一隅之地不足以容萬乘山川之氣發泄無遺穀粟桑麻絲枲之利禽獸魚鼈之生日減一日請移都建業建行都於武昌以制中原上韙其議以問宰臣王淮淮素與同甫不合對上曰秀才話耳遂不復召見

同甫祀本府鄉賢有議其喜談兵事不修小節斥之者何損齊琥爲督學檄曰聖門施教尚分四科君子取人豈拘一律子路好談軍旅游夏齊驅宰我立論短喪閔曾同祀若依淺狹之見均在罷斥

之科先生才高志忠文雄節峻原送入祀庶修缺典嗟嗟同甫命薄生前之坎壈死後之推敲不遇賢者難乎免矣

禁獻千戶

錢瑛太倉州人字孟玉倜儻彊毅洪武間有勾軍千戶舞威虐民無敢抗瑛直前禁之面 太祖應對稱吉千戶伏誅瑛賜衣鈔還

羅湯俠氣

羅仲淵吉水人多讀古書性倜儻好施 國初挾

貲游巴蜀秦隴江漢間致數千金客淮揚結交皆
奇杰士縱酒自放喜爲俠日甚季父聞之亟往索
分其貲仲淵盡出橐中金恣叔取其半還復以所
留悉分諸弟走閩廣復致數千金久之洪武戊辰
應 詔實京師占籍江寧守令皆禮爲賓市里爭
訟走求平者盈門永樂初上書言便宜十事
文皇甚嘉之 仁廟監國江寧令王凱上元令魏鑑
造戰車不如法繫御史獄仲淵憐凱鑑廉俏兩縣
父老白其枉狀後父老悔懼鳥散仲淵獨詣

東宮陳二縣令之賢御史折之曰兩縣父老不至若以一人白兩縣長吏公邪私邪對曰公私不在人之少多誠公一人可也　仁廟召與語曰縣官誠賢戢車重事而誤之如何頓首曰人安能每事盡善　仁廟喜曰長者之言即釋兩縣官亾何應天府丞張執中繫獄使人誘仲淵如兩縣官救我仲淵不可曰兩縣官誤公事故得公言今府丞私罪敢面謾且與丞俱族矣執中銜之竟因盗官錢被籍猶不足償乃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逮獄長子

三錫皇恐傾貲晨夜攜千五百金償所誣鈔得釋
仲淵雖以直受誣然其自負益甚諸學士如解胡
金楊輩皆忌勢與交旣老乞歸故里卒孫通右都
御史太子少保

湯佩勣在江陰縣其知縣弗利於民將受代佩勣
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罪送之上官
上官大駭幷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郎中
時正嘗語侵佩勣怒就坐上捽之下拳之蹴之衆
客爲之股栗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

合罵捶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縱橫闢闔隨意所如無所不快別自有傳

諭賊卜珓

林公武不知何許人建州土賊業願作亂挺身持帛書往諭賊怒將殺之以珓卜于神曰陰陽勝兆皆死必立乃免珓倒地倚案而立公武初無喜懼色盜不敢害

博雞者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産業日抱雞呼少年博

市中任氣好鬬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表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表守自負年德易之問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嗛守即誣守納已賄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表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爾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表使君表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曰諾即入閭

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
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
奴驚各亾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
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
者視此一步一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
宗族僮僕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
欲死而父即前鬬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
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
相聚縱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

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
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
怨望又投間蠛汙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
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
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
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
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
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
臺臺臣弗爲之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

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爲夜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雅者以義聞東南

吳劉心許

吳吏吉安人忘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數百桀行爲患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狀於有司即上有司亦怵怵恐致變不敢問會流賊逼里中吏遂閒詣其廬說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即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吏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既不能何不

因事自解亾論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欣然曰
唯長者命之吏因執其手曰方今流賊四刼誠危
急存亾之秋而公雄傑所部皆堪戰力士賊氣驕
剪此何有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
則里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長豪里中無懼矣其人
遂掀髯而起曰公無言吾嘗爲公擊賊於是勒其
子弟家彊者百人人持挺急馳之而叟騎一驢從
二蒼頭往贊一遇賊輒奮鬬自巳至未凡數戰殺
數十人猾者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叟心計賊

既已殺數十人無可慮賊矣獨念此猾暴里中無已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從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追之悉殺猾之父子兄弟

劉滋濮陽人少爲庠士家貧田不二十畝又值水旱無以自活乃盡鬻其田逐什一之利十餘年致數萬金爲人慷慨重然諾取舍不苟尤善心計家藏白鏹皆鑄大錠錠四十斤覆樓板下有劇盜韓氏者使其黨五十餘越城劫之得劉劉曰若輩利吾財乎曰然指板下示之曰唯若所取賊見大鏹

喜甚盡力携之人不過二錠既去劉告家人亟遠匿賊且復至賊既登城復命于韓韓見金良久曰不殺此人吾輩且無噍類亟復往跡之無所得韓曰敗矣携數錠遠遁去既明鄉人唁劉劉笑曰財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數十里賊盡獲金皆如故獨失韓所携耳

王葛仗義

王朝佐清源人負販爲生萬曆巳亥中常侍馬堂榷清源橫甚諸亾命無賴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鋃

璫遍衢覘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業之半傭夫里婦負斗粟尺布往貿易者直搤而奪之少誰何輒以違禁論髡為城旦沒入田僮有能告者以十之三畀之于是中家以上大率破遠近蕭然罷市矣朝佐傭者也不勝憤凌晨杖馬箠過中使門請見州民譁呼荷擔隨以萬數璫懼不敢出則令較士乘墉發强弩傷數人眾益沸朝佐攘臂大呼破戶而入縱火焚其署堂有心腹王煬者將為守備負而趨以免斃其黨三十七人檢視之皆郡國諸偷

臂上察墨猗新也御史某懼失中使雖隱其情以
格闕聞　上怒王煬以赦不發逮繫下朝佐御史
治時議欲盡錄諸脅從者朝佐曰必吾分耳吾實
爲首奈何株及他姓時郡守李士登爭之力欲曲
赦而郡人副使傅光宅疏于朝力攻御史皆不能
得獄具棄市臨刑倔強挺頸待刃時七月二十有
六日也天地晝晦觀者數千人無不歎息泣下朝
佐無子有母及妻郡大夫厚恤之清源諸大賈心
德朝佐歲時餽遺不絕而中使𦀇頓戢故州民益

思朝佐不置立祠祀之同時蘇有葛賢者逐殺收稅人稅使孫隆故以織造至頗老成敬禮士大夫兼攝不無擾動賢既爲倡從者數萬隆亟走杭州得免有董　者故役中文定府中爲州判起貲數萬居于湖恭而從之收劉河稅變起泗河奔避中衆慫賢原名成爲當道所攻後得赦出有餽皆不受至今尚存

虎枕不殺

許穀字本善欲入文穆公國之從姪也豪健善擊

劒挽彊命中宵被酒臥嶺北有虎挑其頸醒而視之鼻息甚酣盖虎先食犬口吐沫一如醉人狀許熟視曰彼無忮心乘醉殺之不武遂舍之先在嘉靖中上三策請立縣城不果後倭突至太守陶公承學召與議事令守東門飭武備倭不敢入繞出宛陵遂議城以穀爲督授冠帶行事却之後爲措置立辦後辭去商于嘉禾之皂林以酒暴卒祀爲神陶太守淚傷爲文以祭太守時已爲顯官即酒橋先生也

巨賈居間

刑部尚書趙公錦爲南御史清軍雲南上疏忤分宜被逮械行萬里途中墜車再偶入坎窞輪過得不死旣至下錦衣獄有巨賈某亦在獄視公而泣曰公即拷訊宜爲雙足誠得行六十金可全矣曰吾不能保首領焉保吾足明日刑至足有青衣數校在傍若陰護者則賈已代爲居間矣獄上分宜栗　旨杖百公自分決死　肅皇抹去之削籍歸後起撫貴州過江右見分宜菜厝道傍惻然言于

監司加守護焉忤江陵再歸及江陵籍沒公召入
刑部又力請寬恤乃得少解蓋其厚德如此躋極
品享高壽完名全節非偶然已

佐軍典

并州從兄世德字求美能馭惡嚙馬馳回中道以
嫡孫故司馬移蔭爲詹府主簿會倭夫入再上書
極詆用事者養寇狀衆以爲迂與禮部沈郎者貴
黃金不就棄官去所受腴田二千畝悉籍官佐軍
典費田宅庭沼俱不省治斥綺麗其食麵餅麥飯

冷淘至斗許取足而已

不喜神怪

路貴字秉彝順天人麤涉經籍少爲童子師性伉直不匿人過毋喪發引倣家禮去旛幢鼓樂用人爲方相市兒爭譁笑之尤不喜神怪嘗有降鸞者人各獻香楮貴脫所躧雙鞵置案上曰吾無他物聊以供神觀者縮頸貴大笑而去後以壽終

楊範字九疇號棲芸鄞縣人有學行里中有巫稱曰龍神道人談禍福如響家趨戶迎官不能禁公

作文令人讀以諭之弗止躬往見巫捽其首撕毆之巫蒲伏惟叩頭求解時攤巫者千百人驚怪散去公楊晉齋守陳之祖也

豕首

東吳有張氏者業儒不就輒擲筆謝去論兵說劍走馬獵狐兎爲俠往來三吳中歸則鳴琴在堂坐客常滿而亦慷慨周人之急名隱隱起一夕有客卒至體服甚偉鋒穎橫出鬚髮直指腰劍手囊血淋淋下入問曰此非張俠士居耶曰然張揖客甚

謹坐定客喜動顏色曰夙恥已雪張問故指其囊曰此之首也且曰此去有一義士欲報之聞公高義可假十萬緡得諧所圖吾事畢矣張立應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去告以返期及期不至時巳五鼓張慮以日出而囊首見遣家人出而埋之乃豕首也